

刑政總類

異朝

二十五

顛

廿五
廿六

太政官文庫			
三	和		
一八	書		
二〇	門		
二八			
一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和		
一八	書		
二〇			
二八			
一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1802
冊數	130(59)
函號	179 151

共九十六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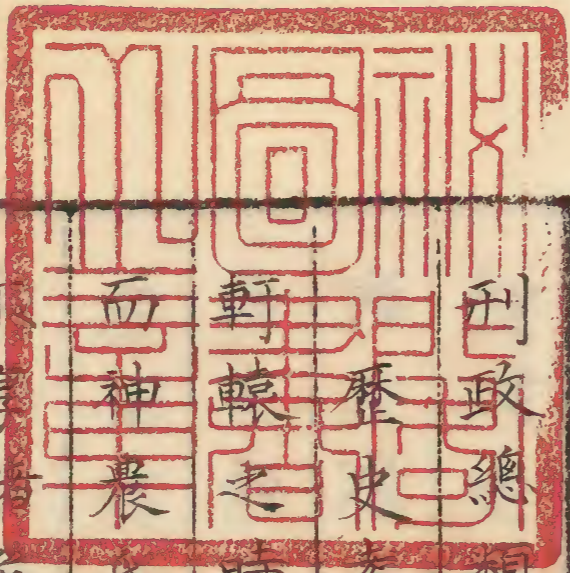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and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刑政總類卷之廿五

歷史考證之類 史記所載

軒轅老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
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曰征
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

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
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
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
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
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
順者黃帝從而征之

五帝本紀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贖刑青裁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
哉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
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
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
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

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
於三危以變西戎極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皐
而天下咸服

五帝本紀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
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宗飾惡
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詒言天下謂之檇杻此三族世憂之至千
堯堯未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干
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

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
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五帝本紀

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土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 同

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
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
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
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
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

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信有象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其嚴天威黥辟疑
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
實其罪贖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
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十劓罰之屬千贖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
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周本紀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

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
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
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
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
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且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

可

秦始皇本紀

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
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
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
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
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
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

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

秦始皇本紀

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稟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

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王弗收恤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

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秦始皇本紀

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
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
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

高祖本紀

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

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
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
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取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
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
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
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
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

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
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高祖本紀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敬小人以野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敬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敬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敬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敬易變使
不倦得天統矣高祖本紀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

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
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
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忤朕甚不敢自今以
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孝文本紀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徒擊
長安大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大倉公將行會逮
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

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
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宮婢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
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
在非乃朕德薄而殺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
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
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
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
意哉其除肉刑

孝文本紀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
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
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
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燕世家

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

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

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鼂錯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照

侯

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

照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

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

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

子

申不害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

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高執所為書號曰法皆曰

刑名故號曰刑

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韓非傳

昔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往夜告之彌子矯
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
犯刑罪 同前

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
身今歆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

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
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司馬穰苴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
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
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
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
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

循其禮孝公曰善耳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
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
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
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

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
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
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
司謂相糾
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不告姦
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
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
人則得爵一
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
敵者誅其身
沒其家今匿姦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言當與之同罰也其賦為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有軍功者各以卒
其賦為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有軍功者各以卒
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

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
貪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
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
服以家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
榮無功者雖畝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
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
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
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
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
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
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冢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
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蘓子古史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
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皆以強國之
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
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

公子印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歟而
知帝王之術其旨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
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雖死而
無憾今執使不告其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
首同賞匿其事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
異者倍賦事未利及急而貪者舉為收孥刑
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無罪世有子
而嫁者有刑夫為寄殺之無罪妻為逃
嫁者子不得毋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
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歎發之
高君傳

燕王曰豈有以忠臣而得罪者乎蘓秦曰不然
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
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

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
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
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
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
不免於笞惡在乎忠臣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
幸而類是乎蘓秦傳

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
復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

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
法誅

范睢傳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
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
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
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
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

屈賈列傳

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
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
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次除其官

籍

蒙恬列傳

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
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
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

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馬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

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藉於諸侯故日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且負王以朝

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
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
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
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
大事王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
府得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爲
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故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

桀殺闢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日身死則
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
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
而先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
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
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
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餘里
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肌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

藥自殺

蒙恬列傳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
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
年韓安國免語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
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
不敢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
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萬張列傳
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
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

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
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
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
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
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
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
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
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
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

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田叔列傳

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兵軍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
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
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
尉汲黯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

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
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
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
不食曰今我狂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
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枉卽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
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
時卽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
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

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御史良久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
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齟齬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
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
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
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
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
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
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
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
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
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其魏其傳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
內吏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
二千石田甲凶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韓長孺傳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
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
無告劾繫治城且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灰
罪十八人城且春以下五十八人
淮南傳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其如
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
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
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
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
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
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
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
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

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
亂天下焚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
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
所見其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
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
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
斤入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

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
剽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
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陽曰被
首爲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

郡

淮南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循吏

曰本法循理
之吏也

楚孫叔敖 鄭子產 魯公儀休 楚石奢
晉李離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

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哉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々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矣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戾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都甯成之屬

酷吏

邳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
聲然邳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
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々
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
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質有其文武焉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李貞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減一

成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

衡閭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
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

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禮書

紂割比于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予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犯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正義曰事君以禮義民有不由禮義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之罪伏刑矣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

而天下服辜人不尤其上知辜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佗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禮書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樂書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
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
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
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

樂書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
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生情性之理

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
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
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
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
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
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
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
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
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

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律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刑政總類卷之廿六

歷史考證之類

前漢書所載

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

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

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

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

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諸

家皆取也故不取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

九年十二月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

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日在道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凡弟妻子也如淳

師曰古族如說妻族也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

髡鉗為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

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

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

之

十二年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

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初高祖不修文學

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

造新語 右高帝紀

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如淳曰知

名謂宦人教帝書學者可表異者師古曰宦皇

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

凡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

學事也左宦之律起自武帝也盜械者凡以罪著

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上

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

且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六應劭曰上造爵滿十

王侯内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

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上造有功勞内外孫有

骨血属嬪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且者旦

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

坐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

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

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

曰上造耳孫諸說不同内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

戚孫也耳孫之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

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

行胸鞮單于云烏維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

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玄孫之應雜兩

稱而言據再雅曾孫之子為玄孫之孫之子為

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

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

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民年七十以上若不

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

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

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不滿右憲帝紀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

臯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

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右高后紀

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劭應

也曰旌幡也竟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

木梁服虔曰竟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

乃復施是也師古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

有誹謗詆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

此則中間曾重復設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

由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

後相欺誰中道而止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

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

十三年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右文帝紀

元年冬十月詔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

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

群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

孥與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

絕人之世也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

賤買貴賣論輕

所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受

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

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

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謂按察也其

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償其直勿論其所費而它物

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古師

非曰它食物謂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

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

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者又

從士卒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

界其所受臧師古曰界與也以所受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子恢說不孝謀

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

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其赦嘉為襄平

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

市今赦其餘子不與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中二年春二月改磔曰棄市刑應劭曰先此諸死

尸也棄市自非效逆不復磔也棄市者取刑張其

市與衆棄勿復磔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

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

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有罪者不伏

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

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

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

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

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

此犯者希因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減笞

法定董令語在刑法志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

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延尉有

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

罪人不為欲令治獄者務先寬右景帝紀

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

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服章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

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中犯劓者以楮著
其衣服犯贖者以墨蒙其贖象而畫之犯宮者扉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
其鼻也贖去膝蓋骨也官割其陰也扉草屨也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
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春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五年七月捕為
巫蠱者皆梟首
元朔三年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
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干教化朕嘉與
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懈其赦天下

天漢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謫罪張晏曰吏有
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
夫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右武
地節四年九月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文穎曰蕭
上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
也後故有若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刑者
不可息李斐曰息減也若黥劓者雖欲改過其
言劓則贖去之徒不可復也若師古曰息謂生長也
亦猶謂子贖為息耳李說非也長此先帝之所重
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

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

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

師古曰名其師古曰名

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里所居邑里

元康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

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

稱上意耳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閱吏修身奉法矣而

未稱其任故特赦之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

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

巧心析律貳端淺深不平

飾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

出入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

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繇說與由同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

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

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

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白水以待白日豈不殆

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

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

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
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今前者赦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
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
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
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
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
小吏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
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大
石韋昭曰若食一斛則

五斗

黃龍元年二月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
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
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訟公卿大夫務
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
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殺有罪
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
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
動而民多貪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

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
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
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夏四月詔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
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効其賢材自今
以來毋得舉

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
廉吏

永光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
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承高祖之洪業託
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

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掩昧元元大困流
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賤失牧民之術
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
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

右元

帝紀

元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
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負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
辟全負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
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

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教百僚婦女非身犯
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
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
令右平帝紀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

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
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使毋訟乎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
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
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
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
而民和親故人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
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

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
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
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
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
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
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
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
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賈誼傳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
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
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
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
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凶金草之危飢寒
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囚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比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曰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曰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亾極媮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

除誹謗呂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
亾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制寬刑罰呂廢治
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
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路溫舒傳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為事陰
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呂此見天之
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
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歲陽呂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
天意呂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
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成歲也為政而任刑
不煩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
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
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董仲舒傳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
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其獄磔堂下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長湯傳
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
擯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間而微見其
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
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今當
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

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
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
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
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杜周傳
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聞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
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
者比特呂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秦
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
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
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縵肌膚斷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

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
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
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
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
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
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
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
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
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
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
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
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
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為此也司馬遷傳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

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
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
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
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
不足則取有餘則子詩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呂贍其
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呂為非呂死救生恐未

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呂加也
今議開利路呂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呂難問張敞敞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
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
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
財減臯呂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
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
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
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非贖有金選之品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卑衣二十餘年
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狀饒時民尚有飢乏痛死於道路況至來春
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
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
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
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

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
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
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八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
請奪假貳至爲盜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
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
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
愚旨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蕭望
之傳
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

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
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
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
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
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
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
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
下公門式路馬君畜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

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
明午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
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
且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誣欺
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痛人之罪
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痕痛
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咸厚善修而數
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
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

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
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
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
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
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
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誘發忿怒無
它大惡加誣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
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
賊傷人不直况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且上以

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
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
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
薛宣傳

秦居平士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者刑罰深酷
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
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
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
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
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
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谷永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
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民作
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
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
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

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
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
禁時少能以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
孫弘兒寬居宮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
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
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奪侈
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
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
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

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
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
軌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
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
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
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

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閔內侯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
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
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之庶幾德讓君子
之遺風矣循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不軌愈起其
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
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為圓劉瑀而為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
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
務敦厚也瑀
調刻鏤也號為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令

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
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
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
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
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酷吏傳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
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
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

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
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
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
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
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
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
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
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
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

民和睦 禮樂志

月廣則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五帝三王德化則民子歸志則民歸志則民歸
則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志節會變則動示隨其時本字或或



